

● 佛法在世间——古元佑

佛教自在东汉传入中原，历来虽有许多高僧大德弘扬佛陀教育不遗余力，但是迄今基本上仍只局限于某一层面，尚未能普及社会各阶层。假如能用一句话来表示对这个时代的评语，我想说：缺乏宗教教育。

续佛慧命，付诸行动

在迈入 21 世纪的今日，虽然大家目睹社会上的种种乱象，且明白“乱”之原因在于人心，而人心之净化需靠宗教的感化；但是我们还是认为，以目前社会的情形来看，这仍是一个宗教教育不够落实的年代。在人心趋向功利的当今，如果大家未能觉悟体会佛法的重要，更遑论共同缔造人间净土。

古德云：“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；离世求菩提，恰如觅兔角。”若欲续佛慧命，惟有将理论的空谈转化为生活的验证，才不负佛陀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间。

在我个人的认知中，佛法的教育非常适合这个时代（尤其是任何时代的年轻人），因为佛法告诉我们如何真正面对自己，认识自己，为自己的人生或未来做比较圆满、圆融的规划。

无论是忍辱、感恩或惜福……的修行观念，都是提升我们个人的品质，升华自己人格的方法。小自关心自己的家人、身边的亲朋戚友，进而关怀周遭乃至整个大环境，都是慈悲的表现；若有宗教的涵养，会把自己的力量扩散到最大，潜能激发到极点。

宗教教化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，若能以佛法来庄严身心，将佛法的智慧转变成社会（或年轻人）的文化，乃至人类的幸福文化，我们社会一定充满蓬勃朝气，世界一定呈现祥和气氛！

佛陀教育，自利利人

孔子曾说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又说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。”欲如此，那便非得籍宗教的教化不可了。而宗教，的确可以净化世道人心，改善社会犯罪问题，就以佛教的“五戒”而言（一如儒家所主张的五常之道来作解释）：“不杀生”（即是仁）、“不偷盗”（即是义）、“不邪淫”（既是礼）、“不妄语”（既是信）、“不饮酒”（既是智）。

人类因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酗酒等等恶行，才使得这个原本清净的世间变得污浊不堪，假如人人能守“五戒”——“不杀生”，便不会有做出伤天害理等陷害胁迫他人的行为；持“不偷盗”戒，便不会有偷劫盗取、侵占人家财务或贪污舞弊等不与取之情事发生；能持“不邪淫”戒，社会就不致发生强奸、猥亵、通奸等淫乱荒唐之行为和妨害风化之事；再者，持“不妄语”，便不会有欺诈、行骗、诬告他人等使是非颠倒，损害他人利益之事发生；能不酗酒，保持神智清醒，便不会酒醉惹事，而发生种种不可预料乃至闹出人命或财物损失的罪行，以致悔不当初。

佛者，觉也！学佛即要学习觉悟，若人学佛，对人生能够觉悟，如何当行，如何不可为，如何为真正利人，何为损人利己等等，心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便不会造作愚痴之行。

自净其意，人成即佛成

所以，以佛教教化社会，个人认为，不在于高深的佛理，而在于把佛教教理落实在日常生活与待人处事中，例如：建立佛化家庭，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，生活和乐；对于周遭的人，以城相待，尊重恭敬，勿加损害、逼恼；在工作上也作菩萨行处想，奉献所能，自利利他，并能知足无求，所谓“事能知足心常乐，人到无求品自高。”佛法至少一句话，乃至八万四千法门，皆可利人利己。假若人人学佛修行，将人生、家庭、社会佛教化，一定能创造人类真正的幸福，世间也才有和平安乐的日子。

佛经中有云：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”所谓自净其意，既是扫除“贪嗔痴”三毒，根本的净化人心之道。因此，若人人均能奉行，启发智慧，了解和深信因果报的道理，去恶向善，社会便可以趋向祥和和安宁了。

所以，凡是三思而行，运用智慧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尤其今日社会，人心不古，道德沦落，是非善恶，混淆不清，尚若不能明辩是非，则将随之沉沦造业，亦得随之受报，枉受轮回之苦。是以，我们认为，愈是无常变异的时代，愈是需要人生佛教。因此，学佛修行，推广佛陀教育，实为今人之所迫切需要也。

推行“人间佛教”

太虚大师曾经依过去中国佛教的情况讲了一些话，指中国佛教徒偏重于自修，而对现实世间事务较少过问；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佛教终究免不了消极、悲观之讥。所以太虚大师提倡所谓的“人生佛教”。

印顺导师则认为，中国佛教向来是过分迎合民间信仰的，神话色彩相当浓厚，这样

一来，仍然免不了抹上一层出世、消极和迷信的色彩。所谓“诸佛世尊皆出人间，终不在天上成佛”，所以就进一步提倡“人间佛教”。

星云大师广续太虚大师“人间佛教”之理想的实践，积极阐扬“佛法生活化，生活佛法化”之不二性，将人间佛教现代化、大众化、生活化，把佛法遍布于世界各处。

佛法人间化，义理生活化的佛教才是人们最需要的佛教。每一个佛教徒都应该立足于现实人生当中，以追求德行的圆满，用一句中国的老话说，就是所谓的“做好人”。所以太虚大师说：“人成即佛成”。但愿人人早日舍迷觉悟，学佛修行，弃恶行善，共创光明幸福的人生。

星洲日报—菩提树 (10-4-2001)